





\*200311206\*

61871

中  
国  
文  
化  
精  
华  
全  
集

宗教卷(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6 号

责任编辑:郭 广  
装帧设计:王 卉

**中国文化精华全集④**  
**宗教卷(一)**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外广播大楼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125插页:4 字数:750千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078—0014—8/G · 12 定价:42.00元

# 《中国文化精华全集》编辑委员会

专家团：(按姓氏笔划排列)

吕叔湘 任继愈 刘导生 启 功  
吴作人 周谷城 周汝昌 季羡林  
赵朴初 钟敬文

主编：(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书良 方 鸣 杨慧林 金 辉  
胡晓林

主 审：吴绪彬

本卷主编：慧 琳

納須弥於芥子  
萬卷為一編

謹為

中國文化精華全集賀 任繼愈



宣 扬 祖 國 優  
秀 文 化 提 高  
人 民 精 神

素 賀

翁文選



中華文化不絕如縷  
延麻續命微復亦許  
功德若何勝造祠宇  
載欣載奔衆謌斯舉

中華文化精華 周以昌

## 编选说明

中国宗教是一个无比丰富的领域。要用三卷的篇幅展示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精华，实属编者力所不逮。因此，谨就本书宗教卷的编选思想说明如下：

与中国文化联系最密切、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首先是佛、道二教。基于此，本书略去了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宗教，而以佛教典籍为宗教卷一、二两册的选编内容，以道教典籍为宗教卷第三册的选编内容。

本卷佛教部分均按所选典籍的时代排列。由于待选篇目甚多，只能较多地采取了节选形式，较多地侧重于名家名派的代表作和更富哲理性的篇章，而节选标准难免因人而异。如有失之公允或出于一家之意者，恳请读者指正。

许多流传甚广的道教典籍，已难考证出实际的作者，即使原有署名，也常常是后人所托，不足定论。因此本卷道教部分未以作品的时代为序，而是大致归类，以便读者查索。为了节约篇幅，编者还选用了古人所辑的《说斋》、《说戒》等，将相近的内容融入一篇。

近年来有愈来愈多的佛教和道教典籍的新版本问世，对

---

于这一类内容，本卷一般未作收录。同时为了避免与本书其他各卷的重复，《老子》、《庄子》、《管子》、《文子》、《元仓子》以及《抱朴子》等，也大都舍弃。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曾参考许多前人的校刊成果，以尽可能提高本书的编排质量，在此顺致谢意。

编 者

1991年11月

# 目 录

理惑论	牟子	(1)
喻道论	孙绰	(17)
安般注序	道安	(22)
阴持入经序	道安	(23)
人本欲生经序	道安	(25)
了本生死经序	道安	(26)
十二门经序	道安	(27)
大十二门经序	道安	(29)
道行经序	道安	(31)
大小品对比要钞序	支道林	(33)
沙门不敬王者论	慧远	(38)
三报论	慧远	(46)
明报应论并问	慧远	(48)
大品经序	僧睿	(51)
中论序	僧睿	(54)
肇序	僧肇	(56)
神不灭论	郑鲜之	(85)
与诸道人辨宗论	谢买运	(89)
明佛论	宗炳	(95)
释达性论	颜延之	(114)
白黑论	慧琳	(116)
正二教论	明僧绍	(120)

均圣论	沈	约(124)
神不灭论	沈	约(126)
难范缜神灭论	沈	约(128)
弘明集后序	僧祐	(131)
灭惑论	刘勰	(135)
高僧传序	慧皎	(141)
义解论	慧皎	(144)
二教论	道安(北周)	(146)
诸法无诤三昧法门	慧思	(169)
归心篇	颜之推	(203)
摩诃止观	智顗	(207)
法华玄义	智顗	(259)
妙法莲华经文句(节选)	智顗	(288)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智顗	(303)
观心论疏(节选)	灌顶	(334)
金刚婢	湛然	(350)
十不二门	湛然	(365)
三论玄义	吉藏	(371)
华严五教止观	杜顺	(409)
华严一乘十玄门	智俨	(423)
华严五十要问答	智俨	(436)
华严经旨归	法藏	(482)
华严经义海百门	法藏	(500)
华严金师子章	法藏	(529)
注华严法界观门	宗密	(533)
成唯识论述记(节选)	窥基	(565)

---

因明入正理论疏(节选)	窥基	(671)
安乐集	道绰	(747)
辨正论	彦琮	(793)
通极论	彦琮	(798)
福田论	彦琮	(810)
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	道宣	(817)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蜜经		
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慧能	(821)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	(847)
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神会	(889)
禅宗永嘉集	玄觉	(917)
永嘉证道歌	玄觉	(939)
大珠禅师语录	慧海	(945)
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希运	(976)
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	希运	(989)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义玄	(1008)
宗镜录序	延寿	(1029)
万善同归集	延寿	(1034)
义解论	贊宁	(1130)
习禅论	贊宁	(1133)
明律论	贊宁	(1136)
黄帝阴符经师辞	智圆	(1140)
病课集序	智圆	(1143)
三笑图贊	智圆	(1144)
对友人问	智圆	(1145)
中庸子传	智圆	(1147)

# 理 惑 论

牟 子

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为荣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州牧优文处士辟之，复称疾不起。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进。牧乃请牟子曰：“弟为逆贼所害，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当遣刘都尉行，恐外界疑难，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备，有专对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阳，假涂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枥，见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骋效。”遂严当发。会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辩达之故，轧见使命，方世扰攘，非显已之秋也。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

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问曰：佛从何出生？宁有先祖及国邑不？皆何施行，状何类乎？牟子曰：富哉问也！请以不敏，略说其要。盖闻佛化之为状也，积累道德数千亿载，不可纪记。然临得佛时，生于天竺，假形于白净王夫人，画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胁而生，墮地行七步，举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逾我者也。”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犍陟，王常使随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顶有肉髻，颊车如师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辐轮，顶光照万里，此略说其相。年十七，王为纳妃，邻国女也。太子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遂怀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伟太子，为兴宫观，妓女宝玩，并列于前。太子不贪世乐，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歎，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尔时，祷请神只。今既有尔，如玉如圭。当续禄位，而去何为？”太子曰：“万物无常，有存当亡。今欲学道，度脱十方。”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太子径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热，草木华英，释狐裘，衣绨绤，中吕之时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所著经凡有十二

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脱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经戒续存，履能行之，亦得无为，福流后世。持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壹意，悔过自新。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威仪进止，与古之典礼无异。终日竟夜，讲道诵经，不预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其斯之谓也。

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惑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

问曰：夫至宝不华，至辞不饰。言约而至者丽，事寡而

达者明。故珠玉少而贵，瓦砾多而贱。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之力所能堪也，仆以为烦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异于行潦者，以其深广也。五岳所以别于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绝山阜，跛羊凌其巅；深不绝涓流，孺子浴其渊。麒麟不处苑囿之中，吞舟之鱼，不游数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凤凰之雏，必难获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经前说亿载之事，欲道万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兴，其微不可握，其纤不可入。佛悉弥纶其广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内，靡不纪之，故其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多多益具，众众益富，何不要之有？虽非一人所堪，譬若临河饮水，饱而自足，焉知其余哉！

问曰：佛经众多，欲得其要，而弃其余；直说其实，而除其华。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药并生，各有所愈。狐裘备寒，绨绤御暑。舟舆异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复作《春秋孝经》者，欲博道术，恣人意耳。佛经虽多，其归为一也，犹七典虽异，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孝所以说多者，随人行而与之。若子张子游俱问一孝，而仲尼答之各异，攻其短也。何弃之有哉！

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逾经传，美圣业哉！窃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

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旦学昌望，丘学老聃，亦俱不见于《七经》也。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五经》事义，或有所阙，佛不见记，何足怪疑哉！

问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駝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乌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颐，老子目角月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论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讪圣贤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树德？德将不树，顽嚚之俦也，论何容易乎！昔齐人乘船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捽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稣。夫捽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且《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为“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发毁之也。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刺面白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为勇而有义，不闻讥其自毁没也。沙门剃除须发，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